

原生緣生~ 我的原住民學生

徐君臨 長庚技術學院通識教育中心講師

圖片來源 長庚技術學院原教中心網站

<http://www.cgite.edu.tw/aborigine/index.htm>

某天曾與友人提及，今天我與泰雅族聊天，剛剛看到達悟族，明天約了布農吃飯。許多人視為驚奇，但我卻享有這份禮遇，因為我在長庚技術學院教書。長庚技術學院自民國84年開始，招收原住民學生至今已過十個年頭，總計培育出數千名原住民學生。與原住民學生相處的日子，總是看到她們燦爛的笑容，無邪的面貌，每每談及族群文化，也揚起那不解的表情。這樣的情境，這樣的環境，是身為地理學教師的我，一項使命。我總是認為應該竭盡所能，盡己本分，紀錄我與原生的對話，啟動新世紀原民的問題。希望新世

代的原住民青少年能延續族群文化，瞭解族群意義。

世紀不斷地往前邁動，全球化成為現代潮流。許多的國際合作不斷浮現，邊緣民族也開始受到重視。二十一世紀議程（Agenda 21）已對世界各地原住民權益提出建言，台灣身為地球村之一份子，也同步提出對弱勢民族的關懷，提昇原住民地位，保護原住民權益，並鼓勵對原住民族群問題的探討。台灣於民國80年通過之憲法增修條文第九條第七項明定：「國家對於自由地區原住民之地位及政治參與，應於保障；其教育文化、社會福利及經濟事業，應於扶助並促進其發展。」，這項規定視為對原住民基本權益保障之宣告。

在位置、氣候、地質構造等環境特徵主



▲ 穿著原住民族傳統服飾的學生們與師長合影。

原教最前線

導下，台灣主題已成為一項顯學研究。而生活在台灣本島上的這些南島民族，更因語言、文化、血統等特色，更成為當今「新顯學」的討論課題。許多的專家學者從各種角度關切原住民的語言保存、文化傳承、環境適應、城鄉遷移、就業困境、教育模式甚至觀光衝擊等問題。許多的政策也不斷頒布，希望建立與原住民之間的新夥伴關係。在時空解嚴下，原住民名稱、姓氏、土地正展開新一波的社會運動，但是新世代的原住民們，對這些運動的認同，他們的期許、想法與做法，正是台灣原住民未來是否永續的關鍵，也是我想從這些原住民學生中找到的答案。

以下數篇短文是我與原住民學生對話的心得紀錄，它不像坊間的原住民專書，有著深入的文化分析，或教導語言的學習。它是一個新生代原住民與外界接觸的窗口，我想藉著這些心得分享，拋出這些原住民孩子的想法與問題，若能尋找到解答，是我所願，若能影響某些決定，更是我所願。因為有緣，我們相聚，這段情分，永存記憶。祝福我的原住民學生們。

新世代原住民的新語言

「等一下，我要去a vi」、「vu vu 現在在幹嘛」、「Mu Ha Sin, Mu Ha Sin」

～與泰雅族、魯凱族與布農族原住民同學的交談

語言是溝通的基礎，亦是彼此認同的橋樑。在大環境急速變遷下，新世代原住民的語言使用環境亦隨之變遷。部落老人的叮嚀，建構其熟悉的語言系統；教會母語的證道，創造信仰與文化的結合。而遠離部落的求學經過，亦說明了語言環境的破壞。放棄或疏忽以母語交談成為藉口，新的「國原」語～國語加原住民語，成為新的語言。似乎原住民語言的單字成為主詞，句子是結合式，而未來的原住民語言認同危機將開始令人憂心。

新世紀的來臨，全球化的誕生，文化會融合，語言會交錯。從國台語、中英語、中日語、中韓語……中原語，漢人的國語與原住民母語的混合。這不是一種新潮語言，而是透露原住民新世代青少年對母語的認知。有的原住民孩子能以母語罵人，不知是該責備還是該表達欣慰。因為只會母語的單字，缺乏句型的練習，而創造出新的時代語言。

原教最前線

或許原住民青少年已習慣自己的發明，但是未來的原民文化已顯露危機。在尊重原住民文化的國際潮流下，發展適合原民文化的課程，已是刻不容緩的課題。

在大環境影響下，新生代原住民的母語能力逐漸喪失。愈早離家的，回鄉次數少的，老一輩不在身邊的，這些都導致新生代原住民們說聽母語的能力愈來愈差，更不用說讀寫，以保護語言文化流傳心願了。老一輩半開玩笑地對這些晚輩說，不會說母語的就不是山地人。雖是玩笑，亦是隱憂。有心要學習的新生代原住民，缺乏練習對象，遇到不同族群的原住民，亦無法溝通，唯有藉著國語傳達彼此之間的訊息。不知道是國語運動推動的太好，還是原住民母語運動推動的太慢。身為環境教師的我，面對原住民學生的我，只能祈求vu vu 多多幫忙，因為時光不再，當這些孩子未來變成vu vu 時，將用什麼語言去教她的子孫們呢？

DVD就是人生極大享受。因為許多教學概念由影片燃起，許多電影更對照真實人生，有趣無比。我曾看過數次獵風行動（Windtalkers），由華籍知名導演吳宇森（John Woo）編導，美籍大明星尼可拉斯凱吉（Nicholas Cage）領銜主演。故事主要敘述二次大戰期間，美軍與日軍浴血奮戰塞班島一事，整個劇情為真人真事改編，而真人要講的是美國少數民族，一群具有納瓦荷族印地安血統的陸戰隊通信兵；真事是闡述這些原住民以其獨特母語編制一套通信密碼，以贏得戰爭的故事。每當觀看此片，總是想到世界各地原住民皆有其獨特之價值，不論語言、文化、與祭典。但是各地原住民面臨的困境亦是相同的，那就是語言流失、文化喪失、祭典失傳。在這部電影中，某一場納瓦荷族對以前的回憶，敘述著幼時講母語而被處罰的劇情。我不知真假，但臺灣早期的國語運動，推動之徹底，倒也多少反映出不論東西世界，優勢民族總是掌控局面，弱勢民族總是面臨犧牲。直到民權覺醒，世界大同。

我很喜歡看電影，有時一杯茶、一片



台灣原住民有幾族？

最近看到一份報紙的標題是台灣人地理知識……遜！1073人的抽樣調查，十題測驗結果平均分數是46.8分。其中有兩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一題是矮靈祭是台灣原住民中哪一族的重要祭典？答案選項分別是鄒族、阿美族、賽夏族、泰雅族。不知道你答對了嗎？正確

答案是賽夏族。此題答對的百分比是35.2%。另一題問的是，中國大陸的新興市鎮「深圳」，是位在下列哪一個大城市的附近？此題答案選項分別是廣州、上海、重慶、北京。正確答案是廣州。此題答對的百分比是63.2%。不知道這樣的結果，各位有什麼感想。我個人覺得兩岸來往頻繁是事實，許多人對台灣原住民的相關事物不清楚，有時甚至誤解，這更是事實。



許多人對台灣原住民的認識多侷限在九族，有時間：什麼！因為我只知道台灣九族文化村。或許不能說他錯，但能正確說出這九族名稱的也寥

寥無幾。或者大家認為不重要，但當你知道全台灣約有2千3百多萬人，而全部原住民人



口只佔近2%時，你不得不承認能認識南島民族是人生中多麼重要的事，因為我們都是住在台灣上的人民。

一般所認知的台灣九族分別是阿美族（Amis）、泰雅族（Atayal）、排灣族（Paiwan）、魯凱族（Rukai）、布農族（Bunun）、鄒族（Tsou）、雅美族（Yami）、卑南族（Puyuma）和賽夏族（Saisiyat）。但是自民國90年開始，九族生態有了變化，因為90年8月政府正式宣布邵族（Thao）為台灣第十族原住民族，91年12月噶瑪蘭族（Kavalan）為第十一族，93年1月行政院正式公告太魯閣族（Truku）為台灣第十二族原住民族。台灣許多人仍停留在九族印象時，原住民族已發展成為十二族了，而這十二族的人口中，又以阿美族、泰雅族、排灣族的人口數排在前三名，並佔全部原住民總人口

原教最前線

一半以上。換言之，今天能遇到賽夏，快把握機會；待會兒見到鄒族，勿喪失良機；如果交到邵族的朋友，哪可真是三生有幸了。

台灣會出現第十三族嗎？是西拉雅嗎？很多人一定不清楚，或許原住民同學也不瞭解，但是身為世界重要原居民族後代子孫身分的她們，或許在求取專業知識之餘，或許在追逐流行樂風之餘，或許在沉迷於網路浩瀚之餘，是否更應該多多認識自己族群的文化，瞭解族群特色，定位自我的未來。我相信我的原住民學生一定做得到，因為她們是天真活潑可愛美麗又大方的南島民族子孫。

誰是「排魯族」？

台灣政府目前已承認十二個原住民族，而那些族群名稱，我也分別提過。或許眼尖的讀者馬上會發現，誰是「排魯族」啊？這真是個有趣的問題，尤其台灣是個提倡二元論的國家。教地理課時我談的二元區分，是地理學基本上可分為自然地理與人文地理。台灣在總統選舉時，也由媒體解讀政黨色彩學，二元區分，藍與綠。而一國兩制的政治困擾，也區分中國與臺灣的二元選擇。甚至作物的芋頭與番薯，也影射了對立的代表。

原住民在二元論中，自早即有「熟番」與「生番」之分。「熟番」乃指生活方式接近漢人的平埔族，「生番」是指當時生活於高山偏遠地區的高山族。這樣的番字稱號後續又二分為平地山胞與山地山胞，甚至因生活的遷移，又興起了「都市山胞」的名稱。而所謂的排魯族是父母一方是排灣族，另一方是魯凱族，所以當大家在問身分時，突然一位同學提出這個新名詞。這個族群雖不在十二族中，但孩子們的認知就是社會的縮影。因為由早期羅漢腳（單身未婚男子）來台與原住民女子的聯姻，老榮民娶了原住民少女，直至今日甚至也可能出現原住民人士的異國姻緣。這一切都可能出現某些原住民的隱憂，妳是1/2原住民，你是1/4原住民，你們是1/16原住民……………。

數字代表父母來自不同的地方，可能父親是原住民，母親不是；也有可能父親不是，母親是；但更有可能父親是，父親的父親是，但父親的母親不是……………，如果依照這樣的邏輯組合，我可能排列出許多種婚姻方式。但是不論組合的結果是什麼？我唯一的認知是，她們身上都留著原住民的血液，她們都應負起傳承文化的責任，她們是延續原住民族的主要力量。

我曾問過許多原住民學生一個問題，請她們聽完問題後要不假思索的直接回答。我問：請問妳會以原住民的身分為榮嗎？幾乎所有的原住民同學都會很快地大聲回答，我會。這就是台灣原住民未來永續的聲音，加油！我的原住民學生。

鉛筆膚色論

十年前剛來長庚技術學院教書時，有時看到原住民同學，總是會以膚色深淺來辨識族群身分。例如，膚色深的，猜魯凱或排灣的機率較高。膚色淺的，猜阿美或泰雅的次數較多。其中以猜中阿美或泰雅的機率最高，而被猜中的同學露出驚訝表情，但是老師卻獨自竊喜，又暗自憂心。喜的是，老師沒有神力，只會機率，因為阿美、泰雅為目前原住民族群人數中，排名前一、二名者。以機率而言，較容易命中。但是老師憂心的是，其他的原住民族群人數並不多，一直是我口中的少數民族中的少數民族。日後是否能維繫其族群生命力，這應該是新生代原住民該思索的問題。不過，原住民同學可愛就在這裡，老師的擔心原住民學生另有見解，她們不會機率，卻提出鉛筆判別論。她們說：2B的是魯凱，HB的是排灣，以電腦卡片應答鉛筆作為判別族群方式，真是一絕。不知這是電腦

閱卷的後遺症，還是新世紀的膚色論，身為老師應該多多加油努力求知，追上這個世紀。

雖然膚色是判別原住民身分依據之一，但在目前事事強調族群融合的台灣，與我十年前的判別經驗法則相比，顯得更加艱辛。因為原住民的面貌與膚色越來越令人懷疑，難道是她們電視看太多（韓劇、日戲或台捲風），改變了身影與心情；還是山 太方便，一到假日就變成了西門町，使得她們失去原野的特性。因為我的學生就是證明，她們在朝夕相處的環境，彼此融合互相提攜，漢人同學操著原住民同學獨特的口音，原住民同學模仿那奇特的閩南發音。大家玩得開心，但是老師開始憂心，因為太多的原住民不像原住民，反而比漢人還要更像漢人的事實，是這個新世紀原住民族該有的憂慮。



▲長庚的原住民師生們在台灣原住民族文化園區前合影。

原教最前線

我曾說過在長庚教書，每天遇到許多學生，其中原住民學生近四分之一。每次猜迎面而來的是不是原住民同學相當有趣，但因為有時原住民在平地住久了，失去原味，平地人在山上住久了，原味十足，所以猜中機率日漸降低。學校也是如此，同學們朝夕相處，白天上課，晚上住宿，有時漢人的國語夾雜著原住民特有的腔調，原住民同學的語調也開始穿插著台語發音。看到同儕相處融洽，老師當然歡喜，不過大鎔爐溶化下的文化，仍須有一定的堅持。各自表述，互相提攜。希望我的學生，不論是原住民、客家人、閩南人或外省人，都在成長過程中學會尊重，都在學習過程中學會包容。我心所願，一定實現。

離鄉背井，終有返鄉之日

「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……」，這首「鹿港小鎮」不知道現在所謂的草莓族（指7、8年級的學生）有沒有聽過，但是我相信4、5年級的朋友，一聽到羅大佑唱出那鹿港的情懷時，許多離鄉遊子一定感傷湧上心頭。因為當年為了打拼，他們出外謀生是不得已；為了家庭，離開家鄉拼生死。沒有人願意離開家庭，沒有人願意離開家人，但是為了夢想，只好暫時先放棄

身邊一切。只是令人擔心的是，離家太久，回憶已舊。這些遊子何時才會重返故居，回到那熟悉的環境。

我的原住民學生多來自台灣各地，她們有的住在山，有的來自海邊，有的生在都市，有的數次遷移，因為生活只好要求自己不斷適應。有時與她們聊天，會觸及家鄉的環境，住在山的孩子眉飛色舞，說到家鄉清新的空氣、廣闊大地與萬物生機。來自海邊的原住民學生也可侃侃而談，說說部落捕魚生活、傳統祭典與美麗的自然環境。至於生在都市的新世代原住民，有時常回到祖先居住地的，還可說上一、二句，聊聊祖母身影與無法理解的民族訊息，而無法以流利母語交談，更阻隔了祖孫兩人間的友誼。同樣的生在都市，卻從未回到祖靈地的原住民後代子孫，甚至開始懷疑自己的身分與血液，因為她們身上已漸漸看不到原住民的特徵。或許是都市環境太神奇，使得21世紀的都市新世代原住民已不斷地自我懷疑，並放棄那人生中重要的部落尋奇。

長庚技術學院的原住民學生剛來學校報到時，這些15、16歲的孩子，因為年紀輕、環境不熟、想家的思緒，所以每至假日家鄉即使遠在高屏、位在高山、跨過海洋，她們

仍不辭辛勞盡量每週返家與家人相聚。但是時間會改變心情，心情會適應環境。這些原住民孩子在校適應一段時間後，現在每至假日，為了節省時間與經費，不便返鄉相聚，那是可能大都會的KTV更有趣。她們能如此快速地融入周遭環境，令人不得不相信，她們的祖先當年是如何地倘佯於深山原野，是如何地與自然環境呼應。同樣地，新世代原住民由山來到都市，她們傳承了祖先們的生存能力，只不過當時的原野深山變成了今日的都市水泥大地。或許世紀變遷，世界各地原居民族都面臨同樣的命運，就是這些原住民族的後代子孫們，何時才能回到祖先們熟悉的傳統領域。

我常問來自於山地鄉的原住民孩子，畢業後是否會回到原居住地生活。不過我常得到的答案也多是說，會先留在北部，因為升學、謀職、生活便利、資訊豐富等誘因。等到一段時間後，就會回到部落。可是一段時間指的是多久呢？一月、一年，還是一輩子。只怕到時景物不再，人事亦舊。

一位來自蘭嶼達悟族的孩子說：「我又要搬家了。我家從蘭嶼搬到桃園，再從桃園搬到三重，現在又因為颱風水災的問題，爸爸說要再搬到安全的地方。可是哪裡才是安

全的地方呢？我自己有曾經想過，不論未來人生如何改變，我一定會回到我的出生地～蘭嶼，因為那裡才是我的家，我與族人安全生存的地方」。多麼令人感動的孩子，多麼令人感傷的想法，此時羅大佑的歌聲又在耳邊想起「台北不是我的家，我的家鄉沒有霓虹燈……」

